

讀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之六

益陽胡林翼集

前鑑

光武皇帝建武元年 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諳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眾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

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

胡注引關騭云元氏乃趙公子元之封邑按元氏縣今屬正定府北平縣今爲保定府滿城縣順水即徐水括地志云過北平縣東逕清苑城者是也范陽今順天府涿州安次今順天府東安縣

焉異遣李軼書爲陳禍福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

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

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

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

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

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

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

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眾皆怪王宣露軼書

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按光武帝業始於河北此

時由今順天保定正定廣平西南至河南彰德衛輝懷慶以河爲界自與吳漢等經營直隸而令焉異鎮懷慶府孟縣河津隔

河與河南府洛陽縣對岸然大行以北向未歸服則孟津腹背受敵故必羈縻李軼始得北攻澤州府以臺縣南之天井關胡注云關在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是也既拔上黨兩城遂得南渡河下河南沁水縣之成皋等縣而戰於雒陽縣之士鄉聚其地口益南矣

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眾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

社稷何宜先卽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剋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畧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

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鄩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
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
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
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卽皇帝位於鄩南改元大赦按
河南府鞏縣周鞏伯邑也北渡河處曰五社津河北岸卽懷慶府溫縣周大夫蘇子邑也平陰縣杜佑云在洛陽縣北五十里卽晉之陰地陰戎所居也在鞏西溫在河內縣南故曰藩蔽浚
帝於此卽位改曰高邑蓋
在縣南千秋亭五城陌

鄩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
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王匡成丹劉均合軍十餘萬復共擊
禹禹軍不利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
甲子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旣至營下因傳發諸
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斬均匡等奔還長安大陽卽茅

津今解州平陸縣解
卽蒲州府臨晉縣地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
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
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
禹所止輒停車挂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載白滿其車下
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
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
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
財穀雖多變故萬端甯能堅守者也

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眾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
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平陵范滂爲師
友前涼州刺史河內鄭興爲祭酒茂陵申屠剛杜林爲治書馬

援爲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長陵王
元爲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
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
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既
而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
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爲籌大業者以人才爲本要在因材器使耳

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
善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
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
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旣到撫結

雄桀懷輯羌虜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卽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

親附內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金城今蘭州府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酒泉

今肅州敦煌今安西州五郡以次而西

二年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號檀鄉賊

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檀鄉或以告魏郡

太守潁川銚期期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

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

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嘆以

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王梁等

九將軍擊檀鄉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十餘萬眾皆降又使梁

與大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三郡清

靜邊路流通胡氏曰自離陽至漁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既平

魏郡治鄴今彰德府臨漳縣東郡在其東南清河在其東北

真定王楊造識記曰赤九之後瘦楊爲主楊病瘦欲以惑衆與
綿曼賊交通帝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之楊閉城門
不內帝復遣前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密敕收
楊純至真定止傳舍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也故楊不以
爲疑且自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楊兄弟並將輕
兵在門外楊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
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
封其子爲真定王綿曼今正定府獲鹿縣北章懷云男子謂
姊妹之子爲出純母蓋真定宗室之女也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
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
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
不得志嘆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

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買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粟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狠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畱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邀誘況况不受斬其使

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爲
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
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
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
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
之地河池今秦州徽縣下辨今階州成縣東北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其南卽陳倉閬中今保寧府江州縣今重慶府巴縣扞關在宜昌府長陽縣西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
曰郾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
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
降又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按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府城西南
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

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恠戮之於市復以爲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恠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恠必手劍之恠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恠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恠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恠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恠恠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召陵今鄆城縣新息今光州息縣

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踰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潞今北通州雍奴今武清縣皆屬順天府

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攸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鰓魚隆湛之子也歸德府古睢陽也虞城縣在其東北七十里燕今亳州在虞城西南沛今徐州府沛縣湖陵今濟甯州魚臺縣

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筆答之非請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帝以伏隆為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並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束詔隆輒拜令長以下按此束略之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
堅壁清野赤眉擄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眾尙二十餘萬隨道
復散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
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
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
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新安在北宜陽在南
二縣皆屬河南府

三年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机卒
微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宏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
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眾尙多
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
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宏不從宏遂大戰移日
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

眉引還擊宏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
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
十四騎脫歸宜陽異乘馬奔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
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湖今陝州閿鄉縣河北今芮城縣是禹已
東由臨晉歸也回溪坂在永甯縣東北宜

陽在其東南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
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胡氏曰所賊見勢弱
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
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
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
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
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

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眾尙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疆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眾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崤底崤谷之底也賢曰卽崤阪也在今洛州永甯縣西北李賢曰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

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

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

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

富平今武定府惠民縣

關中眾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闕據汧路延據盤屋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引張邯任良共擊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食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

扶風將兵助吳並送縑穀吳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

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

威行關中按敘次諸縣自東而西入關過華州始渭南縣之下

咸陽縣之霸陵又西為咸陽縣之長安又西為咸陽縣之新豐又西

渭水南渡渭而北為咸陽縣之長安又西為咸陽縣之新豐又西

北為醴泉縣之谷口又西南為寶雞縣之陳倉其西北為隴州

之洪此則外則醴泉縣之谷口又西南為寶雞縣之陳倉其西北為隴州

其西則藍屋縣上林苑在長安縣之閒

吳漢率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

收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

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

牛嬰士慰勉之士氣自信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

破之廣樂即廣城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與戰於穰大破之岑與

數騎走東陽與秦豐合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陰縣而劉歆孫冀爲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仲况與冀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秦豐拒岑彭於鄧秋七月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耶漢縣今南陽府鄧州東陽胡氏曰據郡國志南陽消陽縣有東陽聚據此今南陽縣西鄧州東也陰今襄陽府光化縣鄧卽鄧州黎邱今襄陽府宜城縣北四年田戎聞秦豐破恐懼欲降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不如且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強猶爲征南所圍吾降決矣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上黎邱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岑彭而以書招戎曰宜以時降無拘前計戎疑臣賣已灼龜卜降兆中圻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戎亡歸

夷陵

胡氏曰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河口自河口汴河而上可至黎邱也

帝遣朱祐耿弇祭遵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况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况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良鄉在今房山縣陽鄉在固安縣西北皆屬順天府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郊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搆郊則蘭陵自解延等

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蘭陵在今兗州府

州府郟城縣之郟胡氏曰擣擣虛也此兵法所謂攻其必救也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非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

東方朔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人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五年 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

不擇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眾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

胡氏曰人各致死則一人倍二人之力

如此茂眾疲勞吾承

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兩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微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胡氏曰孫子曰百戰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

兒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劉紆奔使

疆

縣惠聚在蒙城縣西北

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當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善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賸候也

桃鄉在今濟甯州界時已將兵南下故得破彭城而帝駐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公孫述
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
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元軍夷道自引兵還
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夷陵今宜
昌府治夷
道今宜都縣津鄉今荊
州府江陵縣江津也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縱橫
之事將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
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彊大故其末
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
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
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眞之後天下莫
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

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
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竊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
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
劉季逐而持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
竊不聽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
囂受建武正朔竊皆假其將軍印綬竊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
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
效也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
悔無及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
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
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

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
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真汝
主也此皆近事暴著眾所共見者也况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
土地最廣甲兵最强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
當也眾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
陽先是帝亦發使遣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
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
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
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
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
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韓教尉佗制七郡之計李賢曰七郡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
真南海日南也胡氏曰尉佗之時
未置七郡光武據後來置郡言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

事而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董憲與劉紆蘇茂倭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畱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眾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眾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倭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

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
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
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
憲及龐萌走保鄒八月己酉帝幸鄒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
城下邳吳漢拔鄒董憲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
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胡氏曰桃城桃鄉之城按憲破彭城
屯營也亢父在濟甯州西南任城卽濟甯州昌慮在兗州
府滕縣東南建陽在嶧縣西蕃在滕縣南朐今海州南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厯下又令兵屯祝阿別
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
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
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
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

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眾亡歸張步弇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盡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並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眾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宏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

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奉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
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
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
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
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
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
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
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
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
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
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
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

拔勁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耶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邱侯齊地悉平

按歷下今濟南府歷城縣祝阿今長清縣東北鍾城在泰山之北祝阿之南巨里聚在歷城南皆濟南府地西安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畫中在臨淄西西安城東南有濳水孟子三宿出濳卽此臨淄東有濳水巨昧水卽巨洋水出臨朐東南逕益

都許光入海平壽今縣城陽今莒州城邪郡
今諸城莒州日照贊榆等地於是今山東悉平

隗囂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尙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
待時高帝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
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
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
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
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
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
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
於是和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
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

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鄭興馬援俱歸雒陽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六年 帝積苦兵閒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

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眾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熟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勢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遣耿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歛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允豫不決欲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

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耶
因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
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
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
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
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
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
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
精騎爲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按江關在今夔州府奉節縣江關在今夔州府奉節縣
平道白水在保甯府昭化縣由西而東白水關在其西北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隴坻隴山之坻也伯春囂子恂字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馬異軍枸邑祭遵軍汧吳漢等
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枸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

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枸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怙快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枸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竇融與隗囂書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馬援聞隗囂發兵反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

敢譎以非義而鬻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讎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讎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讎支黨援又爲書與讎將楊廣使曉勸於讎曰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往附之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

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服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爾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間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讞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讞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恟弟歸闕庭者則脩

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

即不欲勿報讞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按按今邠州

州句邑今三水縣季孟隗籍字春卿楊肅字孺卿牛邯字君叔來歙字

八年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

隗囂守將金梁驍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

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

陽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

曠日久聞而城不拔士卒頓餒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

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

亭囂自悉其大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

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

爲兵藪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召馬

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且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遂共進軍數道上隗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詔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鯨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

與將軍如左右乎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拒離
部曲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
之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
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九月乙
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
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
有事隴蜀故狂狻乘閒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
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
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畱恂長社
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
以東光侯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
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

大兵不戰而還聖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潁川

按番須口隴州隴山西口也其下有回中宮其西北卽略陽乃秦州秦安縣非今之略陽縣也雞頭今平涼府平涼縣西瓦亭在平涼府華亭縣激水灌城卽略陽山水西城者西縣之城今西和縣東北上邽卽秦州高平今固原州

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鄆登城呼漢軍曰爲匹

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

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

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

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

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

軍大驚未及戒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讐歸冀吳漢

單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鬱出兵尾

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

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

郡戎郾在秦州西南

九年 穎陽成侯祭遵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

陳豨病且餓餐糗糒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驚少子純爲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檣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荆門虎牙二山在今宜昌府東湖縣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

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
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
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
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
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 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
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夏異卒於軍初隗囂
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目將
征之進至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
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
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
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

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
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
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至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
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落門山在潯昌府伏羌縣西固原州東有第一

城言其堅也

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隴西平

十一年 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等發荊州
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
以諸將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
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
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

而橫柱有反杷鉤

胡氏曰反杷鉤者既鉤住敵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也

奇船不得

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
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田戎走保江
州彭率賊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
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彭到江州以其
城固糧多難卒拔畱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
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畱夷陵裝露橈繼進胡氏曰露橈謂
露橈在外人在
松中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使與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
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
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
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
反教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

受所誠款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白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宮眾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

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
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
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
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
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
舉眾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
以示所親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因使刺客詐爲亡奴降
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
之彭持軍整齊秋豪無犯蜀人爲立廟祠之按江州今巴縣壘
定遠縣資中今榮昌縣以西皆屬重慶府黃石灘今治州東都
江成部江武陽今新津縣廣都今雙流縣皆成都府沅水當依
註作沅今潼川府陽鄉依註作平陽鄉今綿州綿
竹縣彭亡山在眉州彭山縣東北卽岑彭被害處
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壘隘馬援深入討擊大破

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

浩疊隘當在張伯縣東平番縣西破羌即張伯皆西甯府北

十二年 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歟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馮駿拔江州

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眾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旣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

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尙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尙而擊公也若先攻尙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入克遂軍於其郭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

擊破漢漢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

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

胡氏曰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

馳往見漢說

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

軍咸陽門

胡氏曰臧宮傳作咸門

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

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

高平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平犇陳刺述洞胸墮

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

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

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

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更當吏

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

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巴郡譙元蜀郡王皓王嘉等並

守死不屈，犍爲費貽同郡任永馮信，皆託疾辭避。帝旣平蜀，詔贈常少爲大常張隆爲光祿勳，譙元己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按魚涪津今嘉定府樂山縣東北，非永南縣屬。涪州涪城卽涪州，在縣竹東北，繁縣今曰新繁，與郫縣俱屬成都府。咸陽門依注，衍陽字。成都北而東門也。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詘法。李賢曰：漢法，愼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爲務。

卷之三

十三年，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胡氏曰：恐其以職事遂罷左右將軍、官耿种等亦上大將，有過而失爵邑也。

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

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菑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

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胡氏曰凡用度皆資於國邑賈復爲人

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閭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

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畔尚密因始

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

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

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此將將之法

十五年 騎都尉張堪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

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

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胡氏曰鄴道元曰高柳縣故

山重巖疊巖巖舉雲高
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十六年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撻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畱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十九年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卽敕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夏

四月按原武斬臣鎮等

按原武縣今屬懷慶府

西南夷棟毚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嶲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因襲擊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任貴誅之

按邛穀王即居邛都越嶲府所治也今甯遠府西昌縣

二十年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卒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嘆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當出征妻子在

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初十六年春交趾薨治縣雒將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十七年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之劉隆爲副十八年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追至禁溪十九年斬之擊其餘黨於居風降之嶠南悉平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至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按諸在今越南國內無可證

二十一年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

自被甲陷陳虜大犇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迫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彫不敢復闕塞

二十四年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二十七年 朔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竊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

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二十八年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洛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馬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

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
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
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
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
有適之辭胡氏曰通當也言報答必有當手事情也今立稟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
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
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邪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
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邪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
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邪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
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
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
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

單于忠孝之義漢乘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
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
是也令單于欲修和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
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
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繒五百匹弓鞬犢九一矢四
發遣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
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
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屬武節以戰攻爲務竿瑟之用不如良
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
悉納從之

明帝永平元年 遼東太守祭彤使偏何討赤山烏桓大破之
斬其魁帥塞外震驚西自武威東盡元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

乃悉罷緣邊屯兵

自今涼州府以東至奉天府以西也

八年越騎司馬鄭眾使北匈奴單于欲令眾拜眾不爲屈單

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眾拔刀白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

眾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

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

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

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

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

屯五原曼柏

胡氏曰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討者

范明友爲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按曼柏今蘇爾哲河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

者鄭眾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

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
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
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
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胡氏曰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
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
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
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也

十五年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賢固嘗從其
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祭彤馬廖劉張耿忠等
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
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
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
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尙未內屬北虜未有豈
作臣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

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然後
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
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眾上從之十二月以乘爲駙馬都尉
因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爲乘副耿忠爲固副皆置從事
司馬出屯涼州乘國之子忠弇之子廖拔之子也

白山卽雪山
在哈密北伊

吾卽哈密車師漢入西域孔
道今濟木薩烏孫今伊犁

十六年 遣彤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
兵萬一千騎出高關塞竇固耿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
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乘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
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
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
千騎出平城塞伐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

餘級追至蒲類海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
盧城耿秉秦彭擊匈奴林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
苗文穆至匈奴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
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爲涿邪山不
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畱畏懦下獄免彤自恨無功出獄數
日歔血死惟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
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
疏懈超謂其官屬曰甯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
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
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
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
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

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
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
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
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
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
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超遂將吏
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
鼓譟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
餘眾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
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
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

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竇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竇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竇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旣至于竇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超彪之子也

按高閼塞在河

代西北西拉木倫河東南山虛水今黑水土司及三坤都倫河
地酒泉塞肅州邊外也居延塞今奇台縣北居延海上平城塞
今大同城大同縣北天山即白山大雪山也唐日折羅漢山今
日騰格爾山蒲類海今曰巴爾庫爾泊在哈密北天山南伊吾
盧即伊吾也今曰哈密城匈奴林胡氏謂當作匈奴水當作匈奴河
木樓山疑今札薩克圖汗兼右翼左旗山匈奴河水當作匈奴河
水今鎮番縣魚海都善即樓蘭
在羅卜淖爾東北于賓今和闐

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眾少欲移書
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營
中星列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謂漢兵救
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募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
相隣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范丹之孫也

十七年 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
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
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使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題本非疏

勅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卽降便可執之慮旣到兜題見慮輕
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刼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
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卽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
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
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
漢威德遂解遣之

龜茲令庫車

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
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
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卽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
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
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
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軍不得已并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

震怖走出門迎乘脫帽抱馬足降乘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
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
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龍爲己
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况之孫也按戊校尉
庭金蒲城今濟木薩已校尉車師前王庭柳中城今土魯番二
城南北相值中隔天山卽白山其山東連哈密西至喀什噶爾
之北數
千里

十八年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
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
金蒲城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
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眾匈
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秋七月匈奴復來攻

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竿馬糞

汁而飲之恭身自率士輓籠有頃水泉奔出眾皆稱萬歲乃令

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胡氏曰此疏勒

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

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

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末則非疏

勒國城明矣按胡注致確今濟木薩東古城西南之水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隴於柳中城會中國有

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眾禦之

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

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

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

擊殺之炙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

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

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閒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